

悬疑志

揭开一切离奇故事的最后谜团!!!

MYSTERY AND THRILLERS

不死之夜

主编 柳易 戚小双

最好看、最惊悚、最悬疑、
最离奇的短篇故事集

特·别·策·划
西方吸血鬼PK中国僵尸

——《暮光之城》启示录

科幻小说殿堂级作家韩松

首战悬疑小说《吸屑师》诡异上演！

“中国恐怖小说第一人”周德东专栏强势入驻！

《食人妖》：天才悬疑作家王雨辰转型之作！

千万方读者出来——

求龙《《案组4》卷十三完美结局震撼登场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死之夜 / 柳易, 戚小双主编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1.11
(悬疑志)

ISBN 978-7-5404-5198-1

I. ①不… II. ①柳… ②戚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11465号

上架建议: 文学·悬疑推理

悬疑志·不死之夜

主 编: 柳 易 戚小双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丁丽丹 刘诗哲

监 制: 蔡明菲

封面设计: 利 锐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: 240千字

印 张: 14

版 次: 2011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5198-1

定 价: 15.00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84409925)

尖叫

>

蝙蝠、梦、精灵，飞翔着

沿着月光的曲线

在夜诡谲的身体里

欧若拉、世纪城堡、冥府

该隐展开角逐

你听见

自己发出最后一声尖叫





牵魂

>

闪烁、阳光面孔

无法逃避

采精吸髓的真相

藉以温情脉脉的词语

陷阱

自始如影随形

惊悚是你奇异的旅行



悚变

>

之前，美眩晕夜空
月蒙难、玫瑰滴血
飘起来的魑魅
笑靥如春
钟声敲响之后
谋杀你所有的梦境

文字撰写 / 梅山子 | 图片提供 / UOKO 摄影工作室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

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
悬疑志新浪微博: <http://weibo.com/xuanyizhi>
 悬疑志网易微博: <http://t.163.com/xuanyizhi>

博集天卷官方网站: <http://www.booky.com.cn>
 悬疑志官方论坛: <http://www.xuanyizhi.net>



悬疑志·不死之夜

版 人: 刘清华
 任编辑: 丁丽丹 刘诗哲
 制: 蔡明菲
 编: 柳 易 戚小双
 约编辑: 小 雅 狂海龙少 冷彦明
 销编辑: 别易2010
 面设计: 利 锐
 式设计: 付 莉
 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 作网站: 网易读书频道
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 销: 新华书店
 价: 15.00元

目录 CONTENTS

名家作坊

座上客: 周德东 006

谜小说

吸屑师◎文 / 韩松 008

秘密◎文 / 青丘 029

异故事讲堂

食人妖◎文 / 王雨辰 054

异现场调查科: 血液加工厂◎文 / 君天 076

特别策划

《暮光之城》启示录◎整理 / 本刊编辑部 100

女朋友◎文 / 陈雨浩 108

僵尸杀阵◎文 / 庄秦 11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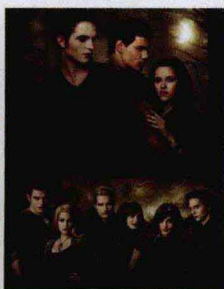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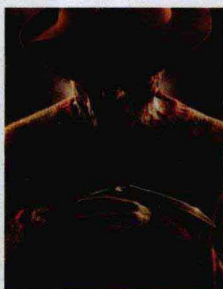
惩罚◎文 / 猫郎君 126

校园尖叫

百分百女孩◎文 / 小汗 136

原创惊悚漫画

黑七◎编绘 / 七彩明明 152



台湾惊悚馆

鬼域◎文 / 由贵 169

灵异测试

尸来运转◎文 / 狂海龙少 180

微小说

163 个字符的恐怖故事◎文 / 快刀一把等 182

黑段子加工厂

放心 / 关系线 / 神医 / 驱鬼◎文 / 杨乐斌等 184

独家连载

《诡案组 4》之卷十三逐愿尸奴大结局◎文 / 求无欲 190

编辑会客厅

回音壁 216

聊天室 217

达人秀 218



稿件授权声明：

凡向《悬疑志》系列图书投稿获得刊出的稿件，均视为稿件作者自愿意下述“稿件授权声明”之全部内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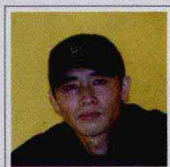
1. 稿件文责自负：作者保证拥有该作品的完全著作权（版权），该作品无侵犯其他任何人的权益；

2. 全权许可：《悬疑志》系列图书有权以任何形式，包括但不限于纸媒体、网络、光盘等介质，编辑、修改、出版和使用该作品，而无须另行支付版权费；

3. 独家使用权：未经《悬疑志》系列图书书面同意，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、张贴、出版和使用该作品，著作权法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4. 凡《悬疑志》系列图书转载作品时未能联络到原作者的，敬请作者见书后及时与《悬疑志》系列图书编辑部联系，以便奉寄样刊和稿酬。

名家作坊



座上客：周德东

<http://t.163.com/heiduanzi>

关注9 | 被关注 2230578 | 微博115

+ 加关注

对他说

更多

他的微博

他的收藏

全部 原创 图片 视频 音乐 | 跟贴 话题



周德东：我回老家时见到詹，还有他拍的数千张各地风光照片，其中一张农舍场景的照片，我很喜欢。詹说：“喜欢哪张拿哪张。”于是我那张照片拿走了。两年后詹突然猝死，无意中，我翻出那张照片，发现照片上农舍紧闭的门开了一半，里面黑黢黢的，当即头发就竖起来了。跟詹妻通电话得知，詹旅游时死在 × 省一间农舍里。看照片背后的标注，正是这个地方！詹妻哭道：“詹第一次去 × 省，没想到……”

来自网易微博

删除 | 转发 | 收藏 | 评论



周德东：某人租了套房子，搬进去的当天晚上，座机电话响了，他以为是打给房东的，接起来才知道对方打错了。第二天晚上，电话又响了，竟然还是昨天那个女孩，她又打错了……两个人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认识了，从此经常半夜通电话。一日，某人想把电话从客厅移到卧室，猛地发现电话线是断的！他赶紧跑去找房东，房东说那房子根本就没有通电话。

来自网易微博

删除 | 转发 | 收藏 | 评论



周德东：于师傅九次接到同一个电话：我看见你在盘山路上把一辆轿车挤下了山崖，给我十七万。于开始怀疑那天夜里他真的肇了事，对方说的时间和地点都对！于答应给钱，来到见面地点，当他确定对方坐在那辆黑色轿车里时候，于是驾卡车冲了过去。对方立刻逃窜，最后被逼到了盘山路上，翻下了山崖……于回到家又接到了那个电话：我看见你在盘山路上把一辆轿车挤下了山崖……

来自网易微博

删除 | 转发 | 收藏 | 评论



周德东：一对情侣在外地住进了一家宾馆，半夜里，他们听见有人在耳边说话：“你们住错地方啦，这儿不是宾馆。唉，外面的霓虹灯残缺不全的，确实很容易看错。你们不觉得那个宾字太瘦了吗？其实啊，那只是半拉字。你们不觉得宾字和馆字离得太远了吗？其实啊，那中间还夹着一个字……”（摘自新作《冥婚》）

来自网易微博

删除 | 转发 | 收藏 | 评论



网易认证

他的个人资料：

男 北京市 朝阳区

作家

著名恐怖悬疑作家周德东，被称为中国恐怖小说第一人。

他的标签：

原创 恐怖小说 作家

推荐达人：



汪国真

+ 加关注



温瑞安

+ 加关注



何 马

+ 加关注



刘慈欣

+ 加关注



天下霸唱

+ 加关注



西岭雪

+ 加关注



麦 家

+ 加关注



慕容雪村

+ 加关注



桐 华

+ 加关注

他关注的人：



孔二狗

+ 加关注



柯云路

+ 加关注



余秋雨

+ 加关注



周国平

+ 加关注



七童年

+ 加关注



沧 月

+ 加关注



毕淑敏

+ 加关注



蔡 骏

+ 加关注



苏 芩

+ 加关注



周德东：某人跟邻居打听房东的事，邻居说从来没有见过他描述的这个人。他跑到单位跟人说起这个小区，同事说那里是一片荒地，根本没有小区。他立刻离开了刚刚来打工的这座城市，逃回了老家，跟朋友讲起了这些怪事，朋友们说没有这座城市啊。最后某人回到父母身边，哭了。父母笑道：“为什么那些人和物都不存在？因为你也不存在。我们从来没有你这个儿子。”

来自网易微博

[删除](#) | [转发](#) | [收藏](#) | [评论](#)

周德东：我挺害怕这个传闻：一对恋人在海边散步，把订婚戒指掉进了海里，上面刻着他们两个人的名字。十多年过去了，他们已经在另一个城市生活，孩子都七岁了。由于一个姓仝的第三者，他们的感情破裂了。离婚之前，他们想最后在一起吃顿饭。他们买了一条鱼，杀鱼时，鱼肚子里掉出一个金属物，那竟是他们十多年前在千里之外掉进海里的那枚戒指……这个传闻不能深想。当然，每个人害怕的东西不一样，你可能不怕这样的故事。但是如果我告诉你，那枚戒指的背面多了些划痕，看上去很像一个歪歪扭扭的“仝”字呢？

来自网易微博

[删除](#) | [转发](#) | [收藏](#) | [评论](#)

周德东：小时候听过一个传闻，吓得几天不敢睡：一个外乡人在沙土公路上被卡车撞死了。整个过程只有一个目击者，这个人前天晚上做了个噩梦，梦见他在这条公路上被卡车撞死了，梦境十分清晰，于是第二天他特意来到这个地方窥探，果然看到那辆卡车开了过来，他灵机一动把帽子扔在了路中央，自己藏到了树后，那个外乡人看到了帽子，跑过去捡，结果脑袋迸裂。

来自网易微博

[删除](#) | [转发](#) | [收藏](#) | [评论](#)

周德东：有个禁忌游戏：午夜，两人坐在光线暗淡处，脸贴脸，间距大约 5cm，大脑都保持着无意识的状态，一直对视，据说没人能坚持到七分钟。甲和乙很好奇，就这样做了，当他们坚持到七分钟的时候，不由同时惊叫了起来——甲看到了甲的脸，乙看到了乙的脸！……一个钟头之后，他们各自回家了。甲以为自己是甲，乙以为自己是乙，一切正常。

来自网易微博

[删除](#) | [转发](#) | [收藏](#) | [评论](#)

周德东：梦见一个人给我写私信，他说：“假读者并不叫‘僵尸粉’。你看看你有多少粉丝，日子一天天过，这些人中也许有人死了，但是你并不知道，死了的人不会解除对你的关注，于是他还在你的粉丝中，这个人才是真正的‘僵尸粉’，比如我。”我吓出了一身冷汗，起来一查，粉丝中还真的有这个人！

来自网易微博

[删除](#) | [转发](#) | [收藏](#) | [评论](#)

周德东：这天晚上，蔡迷跟几个朋友去听相声。是两个相声演员的专场，一个逗哏，一个捧哏。从剧场出来之后，蔡迷说：“这两个人比比画画说了一晚上，我一点都不觉得好笑。”朋友们愣住了，一个说：“今天明明是一个单口相声演员的专场，从始至终都是他一个人在台上说啊！”

来自网易微博

[删除](#) | [转发](#) | [收藏](#) | [评论](#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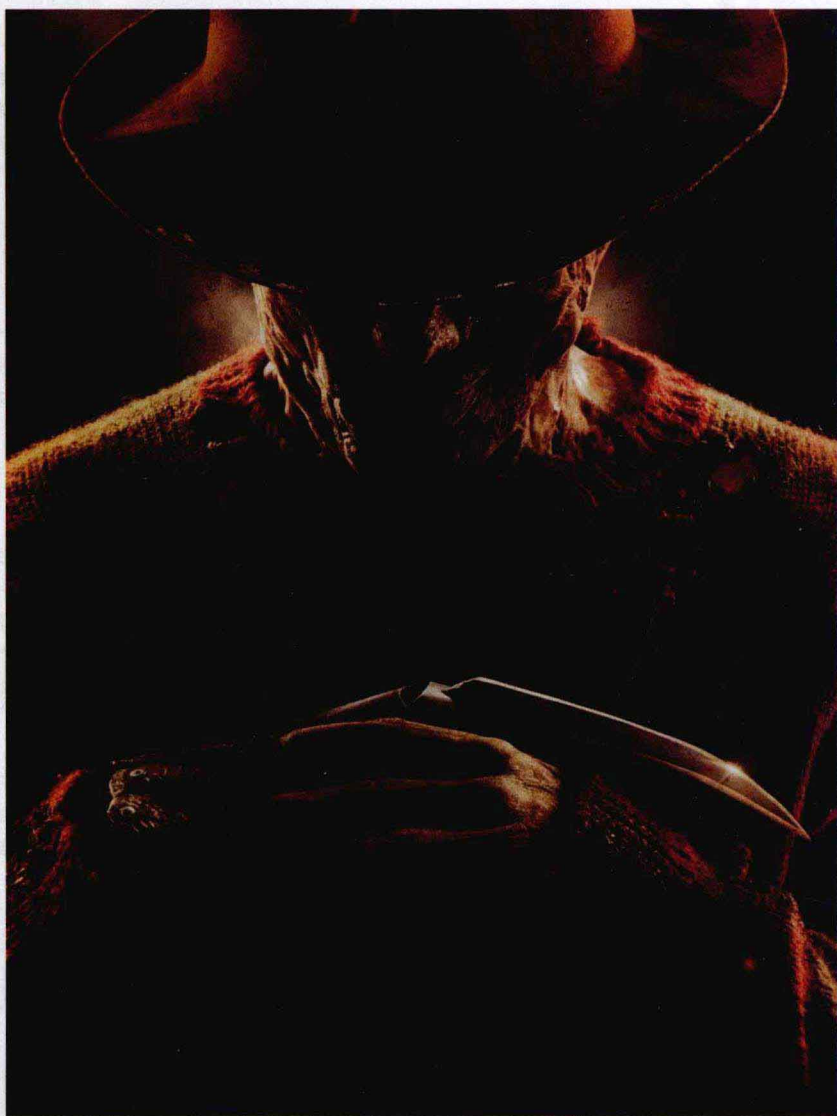
Mi Fiction
谜小说



Xi Xie Shi

吸屑师

文 / 韩松 图 / 一只眼睛



妻子对我说：“你知不知道你的脑子里有好多碎屑啊，我的脑子里也有。这是我早晨梳妆时，照镜子照出来的。我们的关系出了问题，就是因为那些碎屑日日夜夜层层积压的缘故。它们生得很恶心，像发霉的垃圾那么肮脏。”

我听后很吃惊，赶紧去照镜子，但什么也没有照出来，不禁怀疑妻子的话，照镜子怎么能照出脑子里的东西呢？不过我很快就感觉到了，在我的脑子深处，果真像有奇怪的细小物质在流动——它们一波一波推挤着毛茸茸的神经和触突，像洋葱皮似的，一层一层朽烂地、做阴水状翻卷。

“碎屑被头盖骨啊、海马啊什么的给覆压住了，挣扎不出来，造成了憋气，从而破坏着人际关系，麻烦便由此而来。这真是要命的事情啊！”妻子冷静地看着我说，像是早已习惯了碎屑的压迫。

妻子是跳芭蕾舞出身的，修长的大腿，粉嫩的皮肤，经常穿白短裤和练功袜，玉洁冰清的模样，废物储藏室般的脑子里却黑压压地堆满了碎屑，想起来就不由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……另外，她怎么知道海马呢？这是脑科学的术语。自从发现脑子里有碎屑后，她连班也懒得去上了。这样下去，我们的关系不出现危机才怪呢。而我更担心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危。头脑中的碎屑是看不见的，却似乎是一种比脑瘤还要阴险诡谲的东西，这源于我对它的一无所知，这才是最恐怖的。自此以后我和妻子见面都谨慎小心了，好像多看对方一眼，大脑里的碎屑就会带着毒液，沿着鼻孔和耳道狂喷出来。我们开始分床睡觉，也不在一起吃饭了……

“唉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简直快要崩溃了，咱们离婚吧。”一天，她提议道。

“还是先想想别的办法吧，听说吸屑师就要到咱们这座城市里来了。”我故作镇定，好像早有准备似的说。“吸屑师”这三个字使妻子眼中冒出了稀罕的亮光。是的，这种情况只有吸屑师才能处理，普通医院解决不了这个问题，因为，确切来讲，这不是一种疾病。

吸屑师真的来了。他好像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。他在全国各地游历，吸走民众头脑中的碎屑，为大家解除痛苦。像初升的太阳一样，他的光芒终于照射到这座城市里来了。不仅他本人来了，他还带来了一个庞大的团队，包括他的助手、机械师、检

验师和杂役等，对外称做“吸屑团”。吸屑团长蛇般的队伍，蜿蜒行走在大街上，还奏响着摇滚般的音乐，像盛大游行一样，引起了火暴而持久的轰动。万人空巷，市民们都走出门来，重新有了希望似的夹道欢迎，车辆都靠边停放，鸣笛示意，电视台做专题采访，报纸在头版头条争相报道，市长出面设盛宴接待……吸屑团全体成员，被安排下榻在城市最好的五星级宾馆里，还有军人、警察和保安二十四小时轮流守卫……前来申请吸屑的市民排成了一眼看不到头的长队——这时，我才恍然明白过来，这座城市里，似乎人人脑子里都有碎屑，我们一直都在碎屑的压迫下生活着，这么多年居然熬过来了……

很快，吸屑团便在宾馆大堂设立了接待处，为大家做生物活体检查。我和妻子半夜就起床了，结果还是排在了十公里之外。队伍移动得像蜗牛，排队者都形容枯槁，这么多年来，碎屑挤榨得人们失去了活力，大家却一直蒙在鼓里，现在终于大梦初醒了……排了三天三夜，终于轮到我们的了。我们进入宾馆大堂，见这儿已被设置成了吸屑检查的临时现场。吸屑师本人并没有现身，具体负责操作的是他的助手们。他们首先向人们提出一些问题，比如“你是怎么知道我们的”，“发现自己脑子中有碎屑多长时间了”，“采取过什么措施”，“向谁报告过”之类。一边说一边投射出专业而沉着的目光，好像他们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类。的确如此啊，至少他们的脑子里是没有碎屑的。我对这些天外来客一般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接待我的是一个胖乎乎的矮壮年轻人，他手执一根筷子模样的透明东西，径直插入我的耳朵，向深处探去，然后轻轻地搅拌了一阵子，好像扑哧一声，忽然捅进了大脑里。我疼得差点叫出声来，但想着未来的家庭幸福，战栗地忍住了。胖子一边巧妙地使着手劲，一边细声慢气地说：“实际上什么感觉也没有的，疼痛什么的，完全是你的幻觉！这证明你被碎屑迫害得太久了，你快被它主宰了。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仪器吗？告诉你吧，是中微子储空探测器！用来检查你脑子里到底有多少碎屑的……”

“啊，啊，总算把你们盼来了。”我努力地咬紧牙关，翻着白眼应道。

“关于我们这一行有很多的传说，最开始被形容为吸人脑髓的恶魔什么的。但你看我像恶魔吗？你害怕吗？”他锐利的目光像是另一根筷子，又一次从正前方穿透了我的大脑。

“不、不害怕，我连死都不怕，但我的脑子朽坏了，我快成死人了……而我老婆

可是正经的芭蕾舞演员出身呢。”我转眼去找我的女人，见她坐在十几米开外。一根筷子也直直地伸进了她那柔嫩鲜红的耳朵里，她在椅子上像胎儿那样四肢向内蜷缩着。我又抖动了一下，想象着她大脑里血海翻腾，不禁欲火中烧……

这时助手把筷子从我的耳朵中飞快地拔了出来，伸进了一个像是盛着水银般物质的铬碗里面，那儿立刻啪啪地沸腾开了。他认真地看了看，然后说：“你脑子里的碎屑还真是不少呢。再这样下去，真的要朽坏了。我告诉你吧，碎屑是宇宙中一种我们尚无法确切认识的物质，它不知怎么来到了地球。也许是太阳系在穿越银河不稳定层时发生的情况吧。我们已经在百分之八十五的人类的大脑里发现了碎屑，剩下的百分之十五，还不好说呢。如果不加以清除，人类的末日就到了。”他用严肃的语气对我说。

说完，他把我带上了五楼的一间客房里，但床啊、柜子啊什么的都移走了，也没有看到我想象中的CT和核磁共振仪、脑电图机器或者手术床等物件，只有计数器、三角板、小数点移位演示器之类。墙上还有几个平面几何图形演示板，像是进入了一间初中教室。胖青年安排我坐在了——一张靠墙的凳子上，把我的后脑紧紧贴在墙上。只听砰的一声，墙上旋转出一个东西来，我回头一看，见它像个吸塑泡壳，顶端有些类似钟盘的东西，有三根针上面沾着好多没清洗干净的黒血。我吓得正要跳起来，胖青年已用一个十字形的生铁支架把我的头颅固定住了，下巴也托上了一个白色的金属环。

随后，我感觉到一个针状物接触到了我的颅骨，并像蝎子一样钻了进去（没打任何麻药）。自动工具旋转着探入皮层，有一股酱油味的生涩感。是在吸我的脑髓吗，是在吸我那肮脏无比、从未清洗过的脑髓吗，还是在吸走我脑髓中那不为人知的碎屑？我内心产生了一种抗拒感。不，我不想这样。那些东西，不管是什么性质，不管来自哪里，都是属于我的，不该被吸走。但是，已经晚了，我被动而无援地一动不动地坐着，双手攥成青筋暴起的拳头。我使劲想象着天空中的群星，它们像碎屑一样四散而去，飞到了一百三十七亿光年之外，这样我才轻松了一些……迅速地，好像是一种久淤的东西被采油的钻头带了出来，我意识到这一难忘的时刻终于降临到了我的身上，其实，它已暗暗地等待很久了……噢，果然很快，完事了。浑身有一种手淫后的怅然若失，我努力地“咳咳”笑出声来，把刚才那钻入我脑子

里的东西，想象成久旱逢雨的农用抽水机。我想我应该向这位年轻人道个谢，却开不了口。

“好了，好了。”胖青年大声地说着，拍了拍手。我看了看镜子，后脑并没有任何伤口。这真是神奇，却不是幻觉，也不是魔术。

“碎屑在哪儿呢？”我好奇地问。他笑了笑，附在我耳边低声地说了两句什么，就一把推我出去了。我跌跌撞撞，做梦一般走着，看见妻子双手捂着脑袋，从隔壁房间跌跌撞撞地钻出来。她身后站着一个矮小的老头儿，手背在身后，正顺着她的腰肢悠悠地来回看她。那便是为她吸屑的人吧。

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和妻子头脑里应该都没有碎屑了。陡然之间，我们又是一家人了，我们脱胎换骨了！我们摆脱过去的噩梦了！我们刹那间成新人了！我们已经被吸掉脑子里的碎屑了，不用再为生活而担心害怕了——虽然我们甚至都不知道那被叫做碎屑的，究竟是什么东西，它是怎么钻到我们脑子里来的。

还在排队的人们都羡慕地看着我们。

妻子满面绯红地对我说：“你知道吗，是吸屑师本人亲自为我做的呢！”

“就是那个老家伙吗？”

“你没有资格这么说他！要称他为大师哟。”

我震惊而羡慕于妻子受到的不寻常礼遇，尴尬而幸福地窃笑起来。

我试探着问：“然后呢？回家吗？”

“不，我要去单位看看，很久不上班了。现在一身轻松，没问题了，也该上班了！”妻子拍了拍肚子，精神抖擞地甩下我，一个人走了。

2

我只好也去了单位。我故意在领导面前来回踱步，试图引起他的注意。但他忙碌着，根本没有朝我多看一眼。我更新了的脑袋没有起到任何吸引眼球的作用，原来被吸屑后恢复上班的人太多了，一点儿也不稀奇。枯竭的城市再现了活力，贸易、投资和消费都重新开始了增长。我看着窗外，层叠的楼房从一层乳白色的虚空中摇曳

着飘荡了出来，像是大自然的山岩一样，有一种危岩悬空感。到处都有让人振奋的亮光。太空垃圾样的东西在高楼和薄云之间浮游着，那是不是吸出来的碎屑在回光返照呢？人山人海，但我没有看到妻子。我终于明白了，自己还活着呀。

“注意日常生活习惯啊，否则碎屑还会重新堆积起来的。”耳边响起了胖青年离别时的殷切叮嘱，那感觉好像唯有他才是为我着想的。

碎屑被吸走后，生活实际上并没有很大的变化。妻子与我还是离了——吸屑并没有阻止这个进程。一切事与愿违，这就是世界，然而这却不是吸屑师的责任。我没有把握好这个难得的机会。而究竟什么是碎屑？它是怎么生成的？这才成了压倒一切的问题。我越来越喜欢思考这个问题，就好像它是康德的哲学，根本没有答案！银河系不稳定层什么的，在维基百科上根本没有提及。这就好像问“我是谁”一样，你不可能得到满意的答案。但该问题却深深地迷住了我，补偿了我的失妻之痛。除了上班，我把其余时间都花在了探索这个艰涩而灿烂的谜题上了，沉醉地回忆着那奇怪的农用抽水机一样的机器，强迫症似的想要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竟然成了妻子离去后支撑我活下去的强大动力。

我深信，那些被一股脑吸出去的、无形无影的碎屑，仍被吸屑师保存在宾馆中，不去看一看，死不罢休啊。于是，我鼓足勇气去了。宾馆门口依然排着不见首尾的长队。原来，除了来吸屑的，还有许多人也像我一样，想亲眼看一看从自己头脑中吸出来的东西，就像酒醉的食客喜欢魂不守舍、目不转睛观察自己的呕吐物，试图从中发现什么瑰宝。我恶心而亢奋地排着队，在家庭瓦解后，重新感受到了生活的意义。

我听到前面一个人问：“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”

有人答：“解决活着的难度问题啊！活着太有难度了。想着那离开我脑子而去、长期压迫我的古怪东西，连觉也睡不着，就像孩子离开了子宫，这多难啊。但即便离开了，还是对母体有着依恋呢。”

“那么，究竟什么是碎屑呢？听说是来自宇宙？”

“嘘，待会儿就知道啦！”

“是啊，我们毕生要追寻它啊！”

听他们这么说，我不由深有同感：说得多么好啊，它离开了大脑，大脑却禁不住对它产生了思念……

进入宾馆，交费之后，我随同众人，被带入了一个大房间里，这是一个利用桑拿休息大厅临时改造而成的展览馆。看来吸屑师对我们的到来早有准备了，他的几位助手正在给大家作讲解：“什么是碎屑？碎屑是当今宇宙中一种神秘的现象，由银河系不稳定层孕生。它其实并不是物质，而是一些数字，普通人在六岁以后，大脑里就开始逐渐生成一串串看上去莫名其妙的、毫无意义的数字，附在神经的细胞上。大脑变成了一个制造奇怪数字的子宫。我们暂时还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。也许是宇宙中的某种力量要把人类改造成自动化的计算工具。当然这样一来，我们就无法做自己的事了。以前我们对数字不敏感，但现在什么都用数字来表达了，反而不适应了，社会也混乱了。也就是所谓的阿拉伯数字啊……还是给你们看一看示意图吧。利用计算机技术，把那些连大脑也无法准确描述并固定下来的、影子一般的数字——我们称做碎屑的东西，转换成了精彩纷呈的、可用肉眼观看的图形，这难道不能称为鬼魅般迷人的艺术吗？”

果然是数字图像化了，具有标准清晰度。幽暗的灯光下，浮现着蛇鳞片般的东西，还有一些像是水淋淋的孢子……我很快知道了，每个人的碎屑并不一样：有的像撕烂的蝴蝶翅膀，在墙上黑糊糊地悬挂着；有的像爬虫身上的一块肉，在角落里惊悚地哆嗦着；有的像长满狗屎的荆棘，在烈火一样熊熊燃烧着……我自己的那些碎屑，则是一群孤独地飘浮在空气中的小蝌蚪，浑身打着寒战。我顿然对这图形产生了亲近感，就好像这是我生命中唯一存在的美妙。它令我痛苦过，却也使我与众不同，就像深入厕所的苍蝇，最是自然相宜、动人心魄不过了。直到它被挖出来后，我才如此地倾慕和思念它，对它感激备至。耳边又回响起了嘎嚅的声音——解决生活难度的问题……不知为何，我忽然想哭。我想起了死去的父亲。他因为得罪了领导，被认为精神有问题，而坐了很长时间的牢，他的整个人生都变成了一堆碎屑。他出狱后不久就撒手人寰，母亲和我的生活出现了困难，不久母亲就病累而死了，不知道她和父亲脑子里的碎屑都是什么样子。他们作为渺小的人类成员，为宇宙的存在和延续作出了什么贡献呢？……忽然，我看到前妻像圆润的蛆虫般挤了过来。

我凑到她的身边，呆呆地站着，好像我们还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。她若有所思地说：“原来如此啊，碎屑这种东西，跟从前早餐时为你做的煎鸡蛋并不一样啊。它们只是一些数字！但我中学数学课学得多糟呀，否则我也不会去当演员了。”

“生活中出人意料的事情还多着呢，我们不算什么……你今后怎么办呢？准备再成家吗？”

“再说吧，我现在下班以后，一身轻松了。我每天都去公园里荡秋千，认真体验没有碎屑以及——以及没有你的人生，弥补从前的缺失。”

“然而我又怎么办呢？领导连看也不正经看我一眼啊。”当着前妻的面，我有些失态，而碎屑的图画在我面前如烟雾迷乱。女人脸上浮起一层莫测高深的笑容。

吸屑师的助手走过来安慰了我一下，然后他继续解释：“下面我们参观吸屑器，它实际上是一个拓扑加法器。对于储空量和储空形状有着卓越的辨识力和解析力，它可谓是身无彩凤双飞翼呀，却能像隐形侠一样无损伤地工作，不着痕迹地潜入脑海并牢牢抓住那些在数字深渊中蠕动的小贝壳。哦，小贝壳，可爱的小贝壳，心有灵犀一点通……”他做起了眼花缭乱、外空神灵一样的手势。

3

不久后，我设法与吸屑师的助手交上了朋友。据他说，吸屑师大学学的是数学物理学，毕业后分配到国家设在沙漠中的一个航空航天实验室，他却没有去报到，而是留在城市中，做了一名穷困潦倒的街头涂鸦艺术家，后来迫于生计，只好去当了警察。一次在追捕逃犯时，嫌犯拒捕，上级下达命令，让吸屑师开枪，把他当场击毙。吸屑师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：“我之前从来没有打死过人。但如果我不打死他，他就要打死我了。这将导致现实世界的数量关系与空间形式发生变化。于是我只好一枪打穿了他的脑袋，这时我忽然看到他脑子里碎屑并着血液流了出来。你信吗？我竟能用肉眼看见了不可见的事物。”

“您是吸屑师，我当然信。如果是别人我肯定不信。”代表主流媒体前来采访他的、学文科的女记者满脸崇敬地回答道。她似乎把吸屑师当做特异功能大师了，但实际上特异功能大师跟吸屑师比起来，根本不值一提。吸屑师面对的是真正的科学命题。

“那个被我打死的人，长得白白净净，斯斯文文，戴着一副眼镜，是个大学教